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四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卧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楊澄清逼侯參閱

李西涯文集

狀　　　　　　　　　　　　　　李東陽

西北備邊事宜狀　閣試　全陝邊備

右臣伏以北虜逆虜亂加思蘭等嘯聚部黨幷合群類據我河曲擾我延綏寧夏深入我韋秦固原諸處

近又覘我大同、逼我萬全、朝廷命將出師、天威所至、雖伏鼠竄、無有遺者、然其虜掠丁口、驅逐生畜、所喪已多、況惡草難去而易生、奇疾難攻而易動、今草枯河凍。風高馬健。賊北無所獲。計當復西。西必復度河曲。縱令不度。明年必來。歲復一歲。爲患滋甚、所宜深防曲慮。以消未然之釁。爲永久之圖也。議者恒以爲夷狄刦掠。因其本情。邊方警報。亦是常事。故以計未然者爲喜事。圖永久者爲迂談。沿襲因仍。莫知底極。蓋三邊去京師凡數千里。國家承平富庶。已越

百年。居中夏之豐。而論遠疆之僻。處冠裳之樂。而講兵革之難者。無惟乎其然也。臣竊觀秦并天下。而長城新築。近在洮延。宋之盛時。不收幽朔而靈夏之域。旋亦棄去。漢唐疆宇雖廣。而和親歲幣所費不訾。蓋匈奴盛衰不常。多至數十萬。少者亦不減其半。必有兇主黠酋而君長之。遂至于元。遂僭一統。爲天所厭。極盛而衰。自我 太宗親御六師。虜益北遁。踰時累月。振旅而還。迄今虜衆離亂。交讐互噬。其數不滿數萬。不能當我一鎮。自有匈奴以來。未有衰于今日者

敘前事簡潔明了

也夫以全盛之力馭極衰之虜雖草薙禽獮亦不爲難惟　陛下本懷以武功妨文德有所不暇以中國困小夷有所不屑以華民徇醜類有所不忍而職兵事者乃或不加之意使其窺覘紏結爲國大患至于民罷兵弊而不解者此臣所以夙夜而不能忘也臣聞之書曰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兵法曰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毋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國有所恃而盛民有所恃而安士有所恃而力故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

固也。作止圍授。豫其習也。斥堠間諜。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故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飢。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今國家經理區畫。可謂甚精。體統節目。可謂甚備。然轉輸之地。方數千里而士屢告飢。廄寺繁列。而馬無留皁。武庫充牣。而用輙失措。城堡棊布。墩堠相望。賊至而不知其期。賊去而莫窮其處。是豈法之過哉。奉法者之弊也。天下之弊。起於因循。成於蒙蔽。今堡伍所聞者。方鎮莫得而什一也。方鎮所聞者。部曹莫得而什

一也。如是則安。不如是則危。如是則榮。不如是則辱。如是則留。不如是則去。夫人之情。豈不知所擇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弊或者其專在乎此也

于今愈甚

象敵之利關係之害

古之論將者曰委任。曰賞罰。故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鉞江南。副將失色其委任之專如此愛能遁陣。誅及裨官曹彬成功。尚惜使相。其賞罰之審如此。今縮章而拜。秉鉞而行。委任可謂不輕。然責其得失。則曰我不得專也。捷獲有擢。失機有律。賞罰可謂不闕。然考其勸懲。則曰意不在令也。夫國之安危。民之休戚

皆賢之將，而其言如此，復何望哉。臣願　陛下嚴簡擢之法，省叅督之制，覈功賞之實，奮威刑之斷。舉一將則衆議必同，任一人則群臣莫奪，賞一功則疏遠不棄，罰一罪則貴近不疑。如是則人帶其心，官奉其職，由是而糧芻可充，器馬可利，城壍可固，練習可閑，斥堠可明，號令可信，區區小虜，惡足爲西北患哉。故臣嘗夙夜反覆，以求當今之宜，或者其無出乎此也。敢撮其大端爲　陛下獻，至于形勢名數之細，亦條其一二于後。興利除患，則有司存，惟在　陛下斷

而行之耳、

一今西北邊疆。大同萬全皆據山阻塞。易爲守禦。惟陝西自撒東勝以來。河曲內地。棄爲虜巢。深山大沙。險反在彼。或乘凍度河。或經歲不出。蓋自孤山至花馬池千五百餘里。自花馬池至高橋亦不減五百里。退無所據。進不可入。分兵而備。則無所不寡。截糧而運。則有所不給。遂使寧夏外險。反南備河以漢唐之全壤守宋朝之近地此自失其險故也、然虜始入寇不過近邊。比歲得我逋降。覘我無備。頗敢深入。蓋千

數百里而餘更數十年雖在延綏恐不易保往時屢有建議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以爲聲援者事不果行或以爲虜衆在內未易深圖或以爲中界沙地饋運難繼或以爲拊立城堡民力不堪蓋分地出鎮止限本區受命出征不踰年歲誰肯任此事者（邊事之無遠慮其患亦在乎此）臣謹按張仁愿城受降乘默啜之虛范仲淹城大順籍遊兵之力大順固不必論受降遠在河外尚不聞缺食之困必有其說今宜專委大將一人統領邊事訓厲士卒使賊勢挫衄乘間而入何患

無時節財省用假五年之積何患無費去內邊之給幷力外供俟成屯田漸省其半何患無食七年之病

捨近就遠言之甚易行之甚難

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一勞永逸以為長久計惟此為宜若當今攻守之宜則如別議

一屯田之制古今所重論守備者必先焉今沿邊諸衛所良田美地多歸長官壯夫餘丁半為服役不能不仰給于餽輓山西河南諸道並進自綏德至榆林屯兵之地幾二百里及諸堡分給又倍蓰之山谷陿隘車轂不通驢騾所負芻米多至狠籍石米之費或踰

一兩束芻之費或至三錢民勞兵困而財不足遠不能致者則輕齎銀課而重其入價大抵士所食者皆陝西之米馬所食者皆陝西之芻銀價既賤芻米益高爲之長者又加侵竊卒所當得不及其半此其爲弊又有不可勝言者豈經久之利哉臣謹按趙充國之於湟中諸葛亮之於渭南皆以擾攘之際責有成效今宜嚴責課督均餘壯之役廣加開墾謹防鈔掠其目前所給取之三藩其所屯獲寖以收積五歲之內可省其一十歲之內可省其二雖推之天下可也

歐陽永叔論西事欲運水陸物力不專因秦人亦此意也

一馬者士之所資況與虜戰尤爲急務今太僕所俵苑馬所牧名存而實耗孳息既寡其種亦消必欲嚴督馬政非假數年之力未易克足茶馬之制其上馬爲斤八十中者六十下者四十最爲西邊大利自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敝茶給番族甚或有賊殺其人者蕃既憾於失信又利於私易亦往往以羸馬應故事使番地多良馬而西邊闕於用甚爲非便臣謹按王忠嗣在朔方河東互市高估馬價諸胡爭賣馬於唐胡馬少唐兵益壯今宜敕巡茶御史及

欲爭疆場之

同不當惜小得失也

陝西布按二司，揭榜招諭，明立恩信，彼金牌之制嚴
收良茶，頗增舊價，上者二百，下者亦不減一百，彼貪
於高價，則私市不得行，我便於多馬，則微利不足䘏
以一歲八十四萬之課，所得亦不減千五百匹，此亦
修馬政之一端也。

一臣謹按宋西邊三路，東兵三十萬，土兵之募，亦十
五六萬，今河曲兵不過二萬有奇，强健者不及其半。
營堡之間，多者數百，少者數十而已，較之於宋，二十
而一，況日減一日，雖欲增置，其道無由，惟土兵之制。

猶有古之遺法。常時召募。甚得其用。逼者驅之版築。編之衛所。即成眞軍。甚乃坐名僉補。使爲世役。故召募雖勤而應者不至。夫自兵民既判。則籍農爲兵。猶非得已。况驅迫維縶。使同罪人。誰肯爲之。今宜厚加優卹。罷其衛所。除其補代。無事則歸守令。有闕則增其召募。則應者必多。而保障可固矣。

一兵家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以一鎮論之。則自有首尾。以天下論之。則諸鎮相爲首尾。如一鎮所轄。少者不下數十城堡。相去

多者或至百里。兩鎮相接。必有所分。其所分地。非請命于主將。則不敢妄動。其所主將。非受命于　朝廷則不敢遠遣。或有緊急。各幸其不値。閉城坐視。或嘗其分界。則互爲諉託。以避罪辜。至有經數城而入冦者。其爲玩事甚不細。臣謹按趙充國在邊。西則張掖酒泉。北則鴈門代郡。東則漁陽上谷。皆其所統。故其任不分。張仁愿在邊城。東西中三受降城。相距八百里。斥堠之所。千有八百。故其援不絶。今陝西之地。以鎮名者三。河曲二千餘里。以堡計者纔二十有三而

已。今宜總置大將一人。統領三鎮。增置城堡。使不過三二十里。令百里之內。雖不同鎮。亦相救援。若有所失。罪及其隣。則兵勢不離。而邊患可弭矣。

一胡虜之性。本無遠圖。在於得利。其所以能死其衆者。亦以利。戰勝而獲。利歸其身。故其來也不勸。其喪也不悔。中國之兵。上下有統。有所俘獲。必聞于帥。然帥遂責而取之。或供公需。或爲私畜。其在官之利甚微。而在下之觖望甚重。人有遺力。亦此之由。夫細人之情。敢不爲衣食計。以死易食。在彼猶難。軍富兵逼。

利固在我。臣謹按晁錯言。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今有所獲。計籍紀功。惟子女歸其家。自餘鎧仗駝馬。使得用之。牛羊財貨。使得有之。而官不與焉。則士卒之氣。不勸而自倍矣。

一比年命將出討。多領官軍隸吏動數百人。往往怙寵恃勢。所過州縣需索百端。臨戎接戰。則畏縮不前。報捷紀功。則爭奔恐後。使邊民興怨。邊士離心。至或陽稱賊退以幸其早還或陰匿邊情以弭其復出其爲弊也何可勝言。況制勝則所費不訾。失利則損威

京軍戍邊有驗援之將然不獨營可用自世廟以來京軍不復出而營卒邊兵亦胥不堪矣

不細。邊兵生長疆塞。能寒苦。習戰鬬。誠爲可用。但以筋力則困於驅使。以田産則窮於朘削。得首級則苦於需索。須鋒鏑則蔽於申報。故無肯致死命者。臣謹按陳貫言。禁旅當衛京邑。不宜戍邊。不如募土人。今宜省行賚以增邊賜。節餽運以益邊儲。撫養作厲以專其用。則財不徒費。功不虛成。在內則邦本不搖。在外則國威不失。其輕重利害可坐而辨也。

一功以首計。自古爲然。比年以來。南則鄖襄廣東西。東則遼陽。西則延綏諸處出討官軍。或以斯取。或以

勢脅或以老稚或以婦女甚者邀殺被虜之人夫功不以實已非懲勸若吾民被虜者去而從賊尚可得生反逆我軍顧不脫死孤窮困厄實可哀憐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體雖以死償死其損已多今罪惡暴露而主事者尚蒙遷敘造罪者不過贖功夫罰而弗果則如勿罰勿罰猶懼其罰罰而弗果則無復有所憚矣臣謹按魏尚差上不免繫囚石鑒虛張竟行罷黜此古之所已行者宜嚴敕邊將戒飭官士敢有仍蹈前惡者以軍法徇于軍中用謝百姓主將不舉者

御史劾之。雖有功寵。亦不相掩。以戒將來。則民怨獲信。士氣始振。不然臣恐頗牧爲將。未易成破虜之功也。

一臣謹按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必操之得其要。處之盡其宜。此理也。亦勢也。吐魯番近我甘肅境外。今虐奪哈密。恃其桀驁。又假貢獻。以覘我動靜。置之度外。似爲良策。恐小人者投抵釁隙。邀功利。損威命。以啟覬覦之心。繼今以往。不宜輕遣信使。來則容之。去則遣之。愼固封守。以消未然之患。此所謂操之

得其要也。哈密之使。還自京師者。既無所歸則羈于甘肅。蓄至數十百人。既費廩給。又煩防範。日復一日不可不慮。今宜擇近邊隙地。置爲官司。給田授種。使之居作。彼感我恩惠。憤其仇讐。或有外患。可使盡力。不然則分置天下諸郡。俾其力役。使爲編民。其願歸本地者。縱而勿禁。此所謂處之盡其宜也。

序

送舅氏劉侯之寧夏序　邊將

守河曲則寧夏爲地甚得守邊之要天子有遣守

寧夏之域。左界黃河。右臂賀蘭諸山。在三邊爲險地。

然其所統方數千里。而河曲乃居其半。則皆連山大沙。無長城鉅塹之險。自河外失據。畫地以守。不過數百里。列堡分堠。一功而什力。今虜騎之警。不及寧夏乃自花馬池與武常路以入則寧夏所備不在外而在內此衞之形勢可論也故守寧夏者必慎守河曲河曲寬則寧夏可以高枕而臥矣然以今昔之異勢而成什一之全功者豈不難哉古之論擇地者必曰擇人故南城有檟子則楚寇不侵高唐有盼子則趙人不入徐州有黔夫則燕趙交祭雖齊之一國尚如

此況國家一統之盛。群才之富。而制遠方之虞則亦何所憚哉今年夏巡撫寧夏都御史張公議政于朝言其所統地廣而裨將不足于用　上命兵部簡于衆得三人其一則我舅氏署都指揮同知淮安劉公永也公以武冑蚤閑騎射從征于外南至湖湘貴州以入兩廣北歷萬全西極于三邊之界皆在閫幕執旌鼓符信以號令羣士策名功籍遂自千戶累陟都閫人以為才居常奮厲欲以兵革自効今句奴未滅尚厪廟謨而公適以選擇承委任識者知其將建功

精選裨將亦是要著

于西鄙也。嗚呼。士既患無才。而又患於所用。以公之不得謀國求士、如張公之賢者而為之用。其將有所賴而成乎。東陽少負陟屺之戚、於公之行、深有感於渭陽之義。方喜邊鎮之得才。與人之獲于用也。故先述其大者。而後及其私焉。

令人三嘆于此。接。

韓文。每有此風調

記

冀州城重修記　修城

丙子庚夏值雨潦大至滹沱不受溢平原皆成巨浸廣騖而止嗚呼誰能禦而爲災害哉

冀古州名也。自九州湮歷天下郡縣代有沿革。今所謂冀州者。隸眞定府。亦古冀域分。并州地也。州故築

土爲城。環城東北有渠。以洩滹沱衡漳諸水。每雨急冀本澤國秔稻皆可種屯田而要無水患矣水溢。渠不時洩。則城爲所浸。父益圯。成化壬寅夏六月、雨、水大至、城自北門迤東至于南門壞者二千二百餘丈、州人恂懼哀泣閧不能定。莆田李君德美寔知州事、出諭民曰、吾在其母恐。惟吾所令。乃柵水畚土囊砥石以蔽水衝。水小却。廻薄于西門。門且壞。君露頂跣足。籲天而號。忽有棲苴數百。乘流而下。比及門。覆土下墜若與之會者。於是木石可藉而施。水不得入。乃徐決渠澮以殺其勢。越三日而水去。民相賀

叙得古健

曰，活我者李侯也。癸卯之春，沮溺未平，君乃議修復會物計費。經略既定，告于部使府長，下令于州中師丁男五千餘人，俾就役事，斷杶楡諸木，坎而縻之。薦土瓦甓以次而下，下廣上銳，屬于故垣。樓櫓睥睨俱崇並峙，遂凝然為完城焉。自是役之興，賜燠以時，未浹月而工畢。畢之夕，大雨如注，民賴城以益安。大夫士能詩者皆賦而頌君，尤欲刻之金石以紀歲月，乃屬君鄉人刑部主事林君俊，以請于予。夫所貴乎守令者，能衛民生，捍民患，以為之父母者也。水患之至

民之死生聚散皆繫乎城城存而後民有所恃故曰城所以盛民也然則捍禦補敝之責非守土者其誰逵哉禦患之至出乎天數然必修人事以備之應變於倉卒之時而圖安於千百載之後則雖患而不爲甚矣蘇文忠公在徐水患既去以爲河之塞不塞天（數年前徐州水患甚大）也乃修其城曰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是之謂以人事備天數滹沱之爲冀患久矣數十年以來去歲爲甚方水之闖城而入也非樓苴之來雖木石填委無所施其力是城之全也亦有所謂數焉然非李君

輯衆協力以爲之備水雖少緩未免浸溺之患非其培植修葺俾堅完而不闕亦豈能豫菑備患垂百歲之利哉且城之設非直爲水患計也設險守國之義

歸重本根甚得大体

固於是乎在其畿輔地干城保障之寄不爲不重君之功亦豈但捍菑補敝於旦夕間哉姑記其事如此

岳州府新築永濟隄記　　隄橋

文華遒老大有昌黎之風

岳州府城北十五里有磯曰城陵當川廣雲貴之衝官所置有驛有巡檢司有遞運河泊二所凡　朝所遣使有事於西南諸藩牧伯而下方巡歲代及執事

役夫之宣教布令。商賈民庶之往來。胥此焉集。其為
地至要也。顧其西則長江奔流。衝齧無定。東則白石
翟家二湖所滙。地勢卑墊。每夏秋際。洞庭江漢與二
湖合。浩蕩掀播。茫無畔涯。舟行則多限風濤。或累信
宿。陸行則遶山歷澗。迂廻三十餘里。艱阻萬狀。人甚
苦之。前知岳州府眉山吳侯行驗。欲築隄構橋。以得
代弗果。福清戴侯其繼之。始就二湖口。構木為梁。頗
利病涉。但冬罷春設。歲費煩擾。利與勞不相直。成化
癸卯。弋陽李君文明知府事。事既就緒。乃命第士為

隄長四千丈廣二丈緣地勢爲平高者七八尺隄成名曰永濟傍夾樹柳二萬以固積壤又鑿巨石于華容之唇山爲橋二于舊所置梁處廣二丈高倍半長五倍之下可容舟橋成名其南與隄同其北曰廣通復慮水漲則舟不能出入乃做規運河甃石爲閘于二橋之北廣五丈高丈有二尺長加高之三尺架木梁以通車馬建亭列室以爲官屬迎候之地而隄之事始備蓋始于甲辰十月越一年丙午某月爲工二十有七萬金三千餘兩而成初城陵居民與水高下

依山並磯以附市集至是乃募民俾自占隄築土架屋市貨咸湊烟火相接戶累數百無復有轉徙慮隄東隈地舊爲萑荻之區者恃其障蔽漸可耕藝以頃計者要其成可至數百云夫隄堰之制起於中古所以障蔽水患爲田壤計鮮有專爲道塗設者然民之生夷險勞逸亦惟所在而爲之利獨田也哉城陵之險惟道塗最急今易水爲陸縮遠爲近就平夷而脫危阻其利可知也甚者變槎居爲市集化棄地爲膏沃又昔之所未有者蓋一舉而數利兼焉古稱更舊

政者不十倍利則不必興有如是役亦可以興矣且（好大功者不可不斷此言）其費必公出工必傭致慮定而事動期尅而功集故聽易視而民不知微李侯之賢其曷克臻茲哉題以永濟名者自唐已有之今名存實廢不可復考是題也吳侯之志蓋侯略施之李侯寔大成之嗣是以往如數侯者異時而同志則斯名也其亦可以稱情矣乎。

宿州符離橋月河記　治河　一

（白公本謀欲自東平下與永濟聯數小河引水入大）

宿州符離橋月河者戶部左侍郎白公所開以殺河

勢者也蓋自弘治二年秋河決原武支流爲三其一而河反古黄河以入海後然不行淤在此議漕無濁受之患利百十倍於小河月河者決封丘金龍口漫于祥符長垣下曹濮衝張秋長隄其一出中牟下尉氏其一汜濫于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于宿遷衍四出不由故道禾盡没民溺死者甚衆守臣聞于　朝詔廷臣舉可任茲責者公自南京兵部改命茲職至則金龍已塞因隄而南之又導中牟之派于淮然河之大者未洩也復舉兵部郎中婁君性于南京會于宿遷諮議既協徧視原隰得滕渠于小河口東與泗接詢諸耆民咸曰引汴而通之

則河勢可殺、退而稽摭典籍、得之書曰、濉沮會同。傳曰濉即汴、沮即睢。今睢尚名州、而宿有睢寧縣、淮亦有睢寧縣、則知小河之爲睢也。遂浚而西抵歸德飲

弘治七年劉忠宣公浚秋泥亦浚摩河自陳留至歸德分爲二其一即小河口也

馬池諸口、以受汴、中經符離橋、見其庳不能檣舟、且水爲所阸、故橫不可制、乃爲月河於橋南禹廟之下。長三百八十丈、廣十三丈、深二丈五尺。既又以其地當驛涂。爲機于梁。水涸則設以通輿馬。又病河勢多曲。徑其折而疏之。爲月河者十有四、爲丈石萬餘。又

○論○者○知○受○淮○不○能○

緣河爲隄七百里、塞決口三十六由是汴入睢睢入

泗泗入淮以達于海復古故道梁宋之地沒于河者
復爲良田植藝交作貿易駢集固小河之利亦月河
洩之也凡河之費取于邉儲之價及有司之藏夫取
于旁近州衛之籍而是河也用銀五百兩夫三千五
百人量地授役廩食芟息老弱者稍節其力病則遣
之歸而責代其家若其夫之長工始于三年五月望
日至八月望而成嗚呼河之爲患自古有之漢以後
決無常時治法亦異蓋有塞有浚有疏而疏之說勝
國朝凡四決後爲張秋都御史徐公有貞治之有撓

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之邪。（此語可笑）使者至徐出示二壺。一疏五疏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疏者先洄使歸而議決此白公之所親聞者也。金龍之決。山東以爲（地勢不同如此）憂而河南復慮其塞。兩議之弗定亦久矣白公既從塞議。於是培增汴隄。又疏其下流。如所謂月河者。故兩省之民咸宜之。疏之效亦明甚矣哉。使繼公而治者。修廢逵濬類觸而葺之。河之患可以終息。漠之白公不得專一渠之利矣。公名昂、武進人、丁丑進士、今爲刑部左侍郎

重修呂梁洪記　治河

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山名者曰呂梁。呂梁之為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五里。蓋河之下流與濟水會于徐。以達于淮。國家定都北方。東南漕運。歲百餘萬艘使船來往無虛日。民船賈舶。多不可籍數。率此焉道。此其喉襟最要地也。洪石獰惡廉利。虎蹲劍擢。陽摧陰齟。中僅可下上。水勢為所束不得肆。則激為飛流。怒為奔浪。哮吼喧閧。見者皆駭愕失度。巨纜弦引進。不得寸尺。乘流而放。瞥掠瞬逝。迅不復措手。

其囏如此。鉛山費君仲玉以工部主事督水利于徐顧而歎曰、此可以人謀勝也。乃循行洪北、見其支流水所洩處、舊閼以束藁、水至則蕩爲浮梗以去。州縣所具藁、歲至二十五萬、以錢輸者加十有三、而恒病不足。則又歎曰、謀之不臧、勞無益也。乃白諸部長及總漕都御史張公瓚、平江伯陳公銳、聚徒給廩、葺堙石埴壞、疊爲長隄百六十有五丈、廣五尺。而崇不過五尺。水小則迫之歸洪、河用不涸。大則縱之使漫流其上。又於隄西築壩二十餘丈、以殺湍悍。而隄得以

不囓。又觀於東隄叢石間。民困牽輓。足不能艮步。乃
鑿尨礫實其窪隙。外以石甃之。爲丈四百二十有奇。
又東則甃爲長衢。爲丈七百九十。而渠千衢上者三
以析牽輓之壅而行者。因以爲利。呂梁之洪。歷數千
萬年。而十去五六。君於是有奇績焉。然問其役則洪
夫之餘力。問其費所出。則歲課之羨財。問其食所出
致則剩截之餘粟。而自以經畫佐之。未嘗責辦於有
司。勸假於漕士。及往來之商民。而所奏減藁束歲十
餘萬。民錢至三十餘萬。功倍而費益省。可謂難矣。初

君自成化庚子越三年而成西陞任滿當代民交章借君又三年而東陞成君既報政遷武選員外郎吾友華容劉國紀亦與君有夙昔及知徐州觀君所營作歎其績不可以無述請予記予復聞于君從子翰林修撰子充者為詳乃為說曰天地之道必賴乎財成輔相然後可以利乎民故唐虞置虞官而益掌山澤佐禹治水周禮以中土為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其為制不可詳而其職固在也今漕河所經各有分職要害之地則委郎官以總之利害因

葺。惟其所任。然不過水道之疏塞。如所謂溝逆地洳水屬不理孫者。則濬滌之而已矣。修治之而已矣。若長慮倍力。去險爲夷。因害以爲利者。詎不甚難矣哉。

君名瑄。仲玉其字。

安平鎭減水石壩記　　治河

文正論水之文甚多此篇泰　勅符撰江劉忠宣之蹟在焉故尤爲詳盡其後河變不一疏棄異勢或向之所是而爲今之所非者不可一槪定也

弘治初河徙汴北分爲二支其一東下張秋鎭入漕河與汶水合而北行六年霖雨大溢決其東岸截流徑趨奪汶以入于海而漕河中竭南北道阻　上既命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劉大夏治厥事復命內官

監太監臣李興平江伯臣陳銳總督山東兵民夫往共治之僉議胥協疏塞並舉乃於上流西岸疏爲月河三里許塞決口九十餘丈而漕始復通又上則疏賈魯河孫家渡塞荆隆口黃陵岡築兩長堤蹙水南下由徐淮故道又議以爲兩堤綿亘甚遠河或失守必復至張秋爲漕河憂乃相地于舊決之南一里用近世減水壩之制植木爲杙中實甎石上爲衡木著以厚板又上墁以巨石屑鐵以鍵之液粳以埴之壩成廣袤皆十五丈又其上甃石爲實五梁而涂之梁

詳明

可引灌實可通水。俾水溢則稍殺衝齧。水涸則漕河獲存。庶幾役不重費而功可保。工既告畢。上更命鎮名為安平。賜典歲祿二十四石。加銜太保兼太子太傅。增歲祿二百石。遷大夏為左副都御史。又命工部伐石。敕內閣臣為文。各紀功蹟。臣東陽當記茲壩之成。臣竊考之。治水之法。疏與塞而已矣。塞之說不見于經。中古以降。堤堰議起。往往亦以為利。利宋學士嘗曰河在中原無洞庭彭蠡以停蓄其勢必常潰可殺其流不可以力勝其言審之不妄與害相值。必較多寡以為重輕。若毆役土石。當水之怒。費多而利寡。此古人所深戒。惟水勢未迫。後患尚

未形。周思豫制。以爲之備。則障之利。亦不可誣。況茲壩者。勢若爲障、而實疏之。顧其疏不至漏。障不至激、去水之害。以成其利。暫勞而永逸、費雖不能無。而用則博矣。揆之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云者不亦兼而有之乎。易象財成。書陳脩和。君出其令。臣宣其力、雖小大勞逸不同。同是道也、今 聖天子勤民思理、重餽餉、惘流墊、宵衣而南顧者累歲。非二三臣之賢、其敢克副之、當决之未塞也、水勢衝激、深莫可測、每一舟至、百夫弗能勝、則人船俱沒、捲埽築堰、垂

成輙敗千金之費累日之功卒然失之若未始有者羣議喧閧皆欲棄而弗終改而他圖葢方禦患不暇而何豫備之有及臣職就工而地靈順熟不逆性以制物不後天以違時而又從容優裕以圖可久之利銷未然之患誠事會之不可失者也然則鑒往轍之覆而思成功之艱脩廢補罅以期不墜庸詎非有司者之責哉嗚呼天下之事莫患乎可以爲而不爲彼宜成之怠交成之諉遺智餘力而莫爲盡未有不貽後日之悔者獨水也哉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斯言

亦自得立言之体

也亦可以喻大矣唐韋丹築扞江堤實以疏漲詔刻碑紀功著在國史臣不文謹書此爲明命按工始于乙卯春二月畢于夏四月凡用夫萬六千巨石萬有奇甎者倍之巨木三千小者倍十而五鐵爲斤萬一千他物稱之分董是役者山東左叅政張縉今擢右通政仍領河事按察司僉事廖中遷副使都指揮僉事丁全進署同知文武吏士進秩增祿者若干人皆刻其名氏于後云

應詔陳言疏　陳言經傳

此疏係文正本集所無別搜抄之經筵時所上孝宗者也

近奉勅諭以久旱求言臣被擢先朝繼塵侍從職在講筵不閑政務惟君心爲化理之原經傳乃致治之法其執似緩而實急其功似淺而實深顧講讀有時章句有限宏辭奥義未易悉陳嘗慕宋范祖禹講月令而深論誠于奉天之道林機講禹貢而極言勤儉爲治之理又聞唐崔鄲半歲不問經義乃謝以無功李絳踰月不訪理道則自慚飽食臣之瘝曠實又過之近臣于經筵輪講孟子兩年之内輪侍日講亦曰

此書今不敢遠引謹摘孟子中格言要瑞切于君心治道臣與二三講官已徹聖聰而未悉愚見者析爲數條極論其理而軍民利病時政得失陛下所欲聞者以類附焉一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臣伏見弘治紀元以來二三年間天地降祥雨暘時若感應之理昭然可覩近二三年休徵弗應內冬入夏旱虐尤甚意者于初政之善有未盡合乎抑應天之政或以文而不以實也臣願陛下齋明治心勵精圖治貫一物必思天命

所當予罰一罪必思天討所當加。御一珍膳必思民之飢。服一美衣必思民之安。災異之奏自郡縣者。彙爲卷冊。以備覽觀。章疏之付在有司者。限以何日。必令覆奏。使謀朝政者。不爲道旁作舍之空談。拯民災者。不爲紙上裁桑之故事。若齋醮一事。誑誕尤多。徒費貨財。復傷治體。請斷自今日。凡事關祈禱假經呪以干賞賚者。幷加屏絕。亦應天以實之一端也。一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臣按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正心必先于誠意。誠意必先于致

知格物講學者、格致之要也、宋蘇軾進端午帖子曰、始覺深宮夏日長、只將無逸鑑興亡、王巖叟因侍講奏曰 陛下退朝無事、以讀書爲樂、天下幸甚、臣願陛下當此盛暑亢旱之時、澄清聖慮、保愛天和、愼重遊宴、調節飲食、分朝謁兩宮、裁決庶政之暇、取累年講官所進直解。置諸左右、時一繙閱、用代温書、以俟秋涼、仍舊講讀、則義理融徹。根本不移。舉而措之。無不得其當者。不然則雖發言盈廷。積疏成案。一覽之後。旋復置之度外矣。何所益哉。一 孟子曰詩云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今諸營官軍操練日少工作務殷見在之數或不敷于坐派停止之詔或遽移于陳請使其精力消憊志氣摧頹嗟怨之聲上干和氣此者諸司屢嘗執奏 陛下愍其勤勞量爲停免如金水河昌國公墳等處特令儹完夫有司以停止爲請一朝廷以督併爲名恐名實相違無以昭示天下乞俟雨澤既降秋氣稍涼再圖修治其餘不急之務仍照往年詔旨一切停罷一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

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今天下民窮財盡，其勢已極，姑以三者言之，山東之地，艸根樹皮，掘食殆盡，繼以人肉，荆汚諸湖，水竭魚荒，河泊諸課，率多折納，易州山厰，林木已空，漸出関外一二百里，其他賦稅，大抵皆然，天下之地，無一處而不貧，萬物之利，無一物而不貧，苟據圖按籍，計口數物，于都邑之間，臺省之內，何以知之。而況于九重之上哉，至若京師市舖，光祿寺科派太繁，供應之物，急于田賦，買辦之使，亟于催徵。官價不克，動踰時月。國門之稅。屢困戶部委官張鑑

過于侵剝。嗟怨盈途、商賈幾絕　陛下洞見其情、降
旨切責、然後貿遷不滯、天下歸心。但其起利太重。今
雖漸減。猶未甚輕。商賈利微。物價增貴。茲欲蠲租減
稅。則國用不充。二者之外。別無長策、惟雜泛差役。與
額外科派。請下有司、痛令裁省、而節用一事。乃萬事
本根。我　太宗文皇帝所服裏衣敝垢、納而復出、謂
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無、但自念當惜福、故
每澣濯更進、昔　皇妣躬補緝故衣、　皇考見而喜
曰正可以為子孫法、朕常守先訓不敢忘、　宣宗章

皇帝載在五倫書君道篇節儉類蓋將爲萬世法也
願　陛下遠稽前代近法　祖宗上警天心下憫民
病凡羣臣百司隨事經營極力裨補者不遺分寸之
益惟　陛下一轉移斡運間而天下受無窮之福矣
一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臣切見山東等
處災傷已極近者廷臣屢請漕運官糧量留賑濟未
見准行臣惟京儲固重歲給尚羸若限數借撥量價
糴賣計歲還納似亦無妨乞命戶部議行漕運官借
撥一百萬石少亦不下五十萬石及運舟未盡之[illegible]

扣計後船。于臨清等處永次倉分納。令收糧委官照糶。以濟其急。而留貯價銀。用爲糴本。以俟來年豐熟量價糴還。俟年運舟。分帶至京。亦不爲晚。惟在糶糴之間。稍加調停。脚價之耗。別爲計處。使還官雖遲。不失本數。則 朝廷豈靳此百萬之數。不假以一二年之期哉。况運舟後至者。多由軍衛貧窘。力不能前。歲歲稽延。愈久愈困。使得稍免半途早還。暫息以圖後功。亦未必爲無益也。一 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切見畿甸等處。奸民惡黨。競指空閑田地以投獻爲名

藩王埶家輒行陳乞每有賜予動數百頃得請之後標立界至包羅村落發掘墳墓訴訟之牒纏綿歲年冤號之聲震動遠邇夫生齒既衆登地有遺利凡以空閑爲請者皆欺也 朝廷雖屢頒禁令俞允繼之投獻者謫罰相仍而陳請者終于得地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臣願自今已後除官有籍冊者上俟處分其稱爲空閑輒乞管業更不賜許使陳請者無効則投獻者自止矣一 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臣聞廣西之地近因軍粮不足以致官軍聚鬨

幾成大變，及出軍之際，蠻賊截途，總兵方面等官橫被戕害，因由紀律不嚴，事出意外，而旅進羣行，坐致奔潰，不聞有挺身犯難，以相捍禦者，實亦敎養失道，氣沮心離，故顛沛之間，視爲秦越，人心國勢，所繫非輕。今賊勢方張，散滿山谷，攻圍州縣，占據村落，版圖雖存，人戶漸耗，有司畏罪，不敢悉聞，數年之後，此地之患，未易言也。攻守之議，必先兵食，今官軍土兵，尚皆可用，惟糧爲之，近聞荒歉之餘，歲頗豐熟，請下巡撫總兵大臣，亟議方略，措置儲蓄，審計折價，務使有

餘然後可以責斬馘之功臣又聞西北諸邊軍粮折價十分爲率給不過二三分槩例雖嚴莫知攺革臣請申明禁約依本地時價量爲增給使人情少慰兵氣漸揚則攻守之間惟所用而無不效矣一孟子曰省刑罰今之五刑最輕者爲杖爲笞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極爲詳慎獄訟既多人苦難制乃有矯輕以從重者在京法司密邇輦轂尚少過差在外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補立卷案旁引監證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于是箠人重者爲能吏

殺人多者爲好官。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
傷天地之和。壞國家之治。莫有大于此者。假令以一
今犯人自負死外惟畏苦可止亦法之不平也
時之暫。一二人之少。諉諸過誤。理或有之。而多者數
十。甚者數百。乃槩以因公自解。豈復有所懼哉。今故
勘平人者。有抵命之律。刑具非法者。有除名之例。偶
不出此。則謂之因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
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臣請除巳往不究外。自今
以後。凡拷訊輕罪。即時至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
本律外。仍令吏部法司議行降謫。或病死不實者。醫

證人等并治以罪且律不可易而例可增。今科罰銀物不致殺人。尚有降調之例以此罪。當此情。似不為過亦可以為戕民者之戒也。一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世人人得賢者以堯舜能容之也中古以諫名官言者亦少願治之君常勸其直而容其過所容者愈難。則其為德愈大。仰惟　陛下即位之初大開言路先朝言事之臣如汪奎蕭顯徐鏞者次第敘遷如林俊者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歌頌　聖德皆以為堯舜復出

間有言事狂直、上煩譴責者、詞雖太戇、心實愛君、既示磨礲。宜加技拭。近者羣臣交章請赦彭程、已蒙恩旨、令該部看詳、必有　聖裁、臣無容議、臣切見任儀所坐、亦以扶持國體、非為私謀、而小小過差、未蒙湔雪。今當　陛下求言之日、而不宥以言得罪之人、天下之人、孰知所嚮。　陛下既復數人于前、亦何惜不宥此一二人于後、以答群臣之請、以慰千萬人之望哉。臣近講孟子此篇、因推論此事、臣之愚亦堯舜吾君之心也、一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

之士皆悅而願立于其朝矣臣切惟今之內閣六部都察院諸衙門所謂大臣講讀臺諫所謂重任近年以來三司得以訟巡撫府縣得以訟巡按小官百執上未必是下未必非但朝廷紀綱所在尊有小誤不可大紊也事得以訟尚書侍郎都御史事下有司互為勝負此風既行漸不可長況其所奏多涉誣罔上煩聖聽下駭物情非聖世所宜有也請自今以後凡有屈抑止許據實自陳本事凡懷挾讐忿故為誣蔑者緊勿施行庶幾委任得專體統不紊臣又見經筵乃講道之地與朝著不同故凡奏對之時雖師保大臣必行

跪禮，惟講官拜稽之後，立講于前，以示優異。此　祖
宗定制。而古之大儒，猶有致謙于坐立之間者，以聖
賢之道在焉故也。官不必高，所任實重。苟非其人，不
宜濫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小有遺俣，遽遭糾劾。苟
蒙　聖恩，特置不問。　朝廷優之以講道之禮，而有
司律之以奏事之儀。自開設經筵以來，未嘗有此。臣
伏覩累朝所定儀注，止有侍儀官御史二員，給事中
二員，序班二員，無所謂糾儀者。　先帝臨朝極嚴，奏
對之禮，御史等官不敢毫髮縱貸。而如大學士陳文

侍講商良臣等。進講差錯。不聞糾劾。朝廷亦不以責糾劾之官。臣又伏見先帝念通政司鴻臚寺奏事繁難。特命一二字差錯。不必來說。欽遵至今。即是故事。臣愚以為經筵之職。較諸通政司所奏。鴻臚所引。事體尤重。而講讀文辭。動以千計。繁文倍之。臣請自今凡進講時一二字差錯者。照先帝所降通政鴻臚恩例。勿得糾劾。以仰成陛下優禮儒臣之盛意。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上木　顧開雍偉南
李　雯舒章　參閱

韓襄毅集

記　　　　　韓雍

聚落新城記　大同聚落城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立言垂訓之意蓋欲君人者必高城深池以固

其封守，豫備警戒，以防其外患。不然廢弛怠荒，而患隨以生，防守亦難矣。大同古雲中郡，西北之重鎮，京師之藩籬也。而聚落去大同二舍許，居人叢集，密邇狄境，有驛傳而無城郭，往來虜寇充斥，少壯者奔伏草莽，鮮或能全，老稚女婦，死於鋒鏑，辱于驅逐者多矣，而驛吏騎卒，亦皆竄匿四馳，因之聲援不通，道路梗塞，虜雖逝去，莫敢遽歸，產破而業荒，君子惜之。天順庚辰秋，巡撫右副都御史大梁王公宗，請于朝，謀築斯城，既而公以憂去，雍代之，而鎮守太監王公泰，

總兵官彰武伯楊公信俱自延綏徙鎮于茲矣相與謀曰是果有益于邊計之大者盍共成之副總兵都督同知曹公安守備中貴阮公阿山羅公副總督糧儲地官郎中羅君紳巡按監察御史朱君欽亦皆力贊遂上其事得請而興工焉余與蔡公躬履其地相厥地形布立方位依山而帶水于是伐材鳩工作城周六百丈高三丈一尺作樓按卦位以便嘹望作門扁其東曰鎮安西曰懷遠而復環以深塹注以流泉嚴整固密屹然一形勝之區經始于辛巳二月二十

七日落成于是歲八月十六日既成益兵卒以嚴戍守積芻餉以備警急于是戍卒更夫比屋居止芻牧種植以便以安卒然患生亦足防守道路無梗塞之虞驛使得寢處之安誠于邊計大益也衆卒謂雍宜有言以記其成雍仰惟　聖天子在位道隆化洽超卓萬古覆載之間有生之衆罔不革心傾向惟是北虜雖犬羊之性亦率皆畏威懷德稱臣奉貢弗敢違越茲復從臣下之請以城斯城其安不忘危之盛心況太監公歷事累朝屢長邊境練達老成才望素著

楊公乃潁國武襄公之猶子將略家傳勇而有謀卓然爲當時名將之稱首而同事諸公又皆同心協謀拳拳焉以奉宣威德弭除邊患爲事宜其克副 聖心而成功之速也昔周之聖王命大將南仲城彼朔方詩人咏之曰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蓋美其命將得人城守之功成而夷狄之難除也今斯城雖小實當大同之衝使大同羽翼壯而所倚固而鎮守總兵諸公又皆得人若此繼今以往吾知陰山瀚海之北益皆革心向化相引來庭 聖天子永無西顧之憂必

矣惟諸公愼終如始兵政益修邊備益嚴以無負萬里長城之托是所望也用記之以紀歲月且爲同志勸

總府開設記

兩廣制府

兩廣古百粵地自秦置郡縣以來蠻夷倡亂代不能

兩廣地皆之置起自漢分合之殊名至今猶稀廣部凡有調度皆遣用之以為據分故作也

無置將分閫不常所治而總府之名未立國朝洪武初　太祖高皇帝疆理天下設官分職兩廣各置都布按三司統治之永樂中廣西置鎮守內臣總兵武臣景泰天順間廣東置如廣西然各守一方不相統

制而兩廣總鎮總兵之名未有自是以後軍務兼用文臣或總督或提督贊理或兼巡撫或不兼又或專巡撫不加督理而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之名亦不多有成化改元初 聖天子軫念兩廣生民久罹賊害累征未能平乃命將出師以今太監陳公瑄監督軍務雍贊理來問叛夷之罪師至廣前巡撫皆改任去雍遂兼焉明年賊平班師詔留太監陳公鎮守廣東以雍提督兩廣軍務仍兼巡撫久之雍以地廣不克遍歷上章得請兩廣各添置都御史巡撫雍專

提督、五年春、雍以憂制歸、是冬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龔晟、廣東按察司僉事陶魯、林錦、交章言于朝、以為兩廣事不協一。殘賊日熾、須復得大臣提督兼巡撫斯濟時艱。　上嘉其言、下廷臣議、兵部尚書白公宗玉、集議規畫、舉雍對、　上可之、以太監陳公總鎮兩廣、起復雍進今官、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雍固辭弗獲、始就任、未幾復以平江伯陳公銳、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兩廣、同開總府于梧、便宜行事、兩廣副將以下、俱聽節制、前廣西鎮守太監、兩廣總兵

巡撫皆裁去。又以少監黃公沁。暨署都督僉事夏正克副總兵鎮守廣西。都督僉事馮昇克遊擊將軍。都指揮楊廣夏鑑張壽克叅將。分守諸路。而地方大計。則悉取决于總府。皆宸斷也。惟茲梧州。介乎兩廣之中。水陸相通。道里適均。羣山環拱。三江滙流。嶺南形勝。無可比擬。總府之基。其山自桂嶺而來。至梧城中。盡而復起。巍然突出。狀如磐石。登臨遠眺。一目千里。閱晦千萬年。而一旦顯于今日。豈非天造地設。有所待而然歟。洪惟我國家。列聖相承。一以道德仁

義爲治　今天子纘承丕緒，益邁前烈，數載之間，四征不庭，罔不賓服，而復大顯神謨，命官開府于茲，合天心，光　祖德，超越秦漢以下因循苟簡之陋，而成萬世之良圖，自茲以往，出令惟一，而規畫大同，以我堂堂仁義之師，坐鎮于中，四顧蠻夷戎醜，向彼而撫治之，彼將日循化理，變惡習，相安耕鑿，以齊吾民，而凡覆載之間，有生之衆，聲教所及，將益無遠弗屆，唐虞三代雍熙泰和之治，不于斯見乎，雖然，　聖天子寵異臣下，而付托至重，其重蓋固在于此，臣子感激

圖報稱當何如哉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孔子曰節用而愛人雍蕫皆當勉焉府之正堂五楹題曰總制百粤之堂後作亭曰同心門三楹左右廂房各五楹經始于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落成于七年五月十八日既成太監總兵徵予記太監字德新鎮靜有謀屢立戰功總兵字志堅韜畧家傳卓有將才皆名重一時而雍得預其間始開府抑何幸與

序

璽書錄序

山西 賁理

璽書錄錄吾友葉公與中，景泰中在邊鎮時，與其同事之臣，其奉之勅諭，并其所受之勅命也。國家以儒術安天下。凡方鎮之間，必參用儒臣，錫之以綸綍之寵，付之以責任之重，使其專經略，謹節制，以圖克濟厥事。然非有文武之長才，忠義之大節者，亦不輕用。故用之而多效。若與中是已。與中初舉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尋陞都給事中，以深沉英毅之資，端方廉介之操，而濟之以該博純正之學，故運之爲謀猷，愼密

而弘遠發之于事爲果敢而勇決正色立朝事所當言者蹇蹇諤諤知有國而不知有身家直聲流傳海內敬仰受勑褒嘉推封及親人咸以公輔期之維時

是時獨石已淪弃癸自文兆始復故先敘此

邊方多事而獨石馬營諸城孤懸東北尤爲要害廷

以行省官任參贊軍事亦異典也故載之

議以與中爲山西參政賜之璽書往贊軍事自後凡璽書下軍中者事無鉅細必及與中所錄者是已時他鎮督理參贊皆爲都臺之官獨與中外職若難于爲而與中處之有道區畫措置之有方撫綏禁防之有法故將吏輯睦卒伍精練戎器銳整城堡墩隘之

屬、罔不完固。他如廣屯儲、興學政。表節義之類。良法美政。不能具紀、境內豐樂。邊塵不驚。越四載、以憂去、人至于今若慕慈母。天順初、朝廷以兩廣地大民衆難于撫巡、特起與中進位都臺、往兼二鎮、其所建宏勳鉅烈、未能悉數、累時進登台輔、秉樞軸、握化機、責任以天下之重、又不止如所錄而已、若與中者誠不愧所學、無負朝廷、有光于吾鄉也、吾鄉古今代不乏賢、遠者不暇論、若范文正之在當時、其所存所行雖屢出安邊、卒登柄用、先民稱其忠義滿朝廷、事業滿

遐陬功名滿天下千載之下猶景仰羨慕之不已與

中嘗思所以企齊焉敢以此復與中且以自勉

送胡共之方伯之任四川序　四川左轄

正統中余與胡君共之一時入臺爲御史時陳僖敏公掌臺事待余二人加厚俾掌三法司十三道讞獄之奏書予與共之　日恭事每四鼓待漏聯步入朝朝罷出則聯騎入臺暮則同散歸閒訪故舊亦未嘗不同往返如是者三載共之勤敏詳愼凡斟酌法律討論詞章煅煉精審長益余良多後予累出使比還與

共之皆外補未幾予進官都臺後與共之皆升沉轉遷不一十數年間不過一再會會則未嘗不傾倒話舊也成化改元秋予奉命有事兩廣時共之為右布政廣西入疆聞其廉公仁恕之譽洋溢遠邇因即禮（韓公為兩廣制）致幕下凡行師機宜多與共之計共之出奇獻謀雅（蓋時人稱其貴保即此亦可見）相契合用致肅清大憝奠安南服而凡區畫軍資賞犒之費驗訊獻馘俘擄之煩一付之共之用周事集而全活甚多有功軍中非淺淺也時余與監軍總戎上共之功蹟于朝謂可膺峻擢當大用因已簡在

帝心中外士大夫期共之進六卿登臺憲非一日矣今數載始獲一轉左而又道險途去他邦凡廣西兵民老稚文武僚屬生徒吏胥聞之皆流涕日數千人詣臺下乞留共之不置總鎮鎮守總兵諸公巡按三司皆請余入奏予難之曰君子之視天下一共心而不偏視其民廣西之民得共之固終惠矣然蠻夷已平臨以重鎮民猶易治也四川天下險地自所司乘于撫制越賊憤起民皆煽動勞師數載始克平一而反側未安者猶或有焉今朝廷裁去總兵巡撫大臣

而以共之爲左布政臨之豈非亂後之民休養生息必得安靜出羣之才以專付之與執政論薦之公聖天子簡任之明與將來付托之重諒有在也廣西安能私共之哉共之往焉施其平昔欲有爲而不能專之抱負以大安川蜀之民俾朝廷無西顧之憂荊楚江東無上游之慮經畧中原分奠九州者無顧此遺彼之患則功益茂而譽益彰終必移一方之惠以惠天下四川亦安能私共之哉予所歉然者與共之相知極深而先登有年力未能引之同升視共去不

能不汗顏耳、衆皆曰然遂相與餞之　小江驛、而書以壯其行、

送李咸章還京詩序　薦擧

今　聖天子嗣大統、網羅英賢、作新士氣、首詔天下守令、各擧懷材抱德之士于其鄕、貢諸吏部而試用之、于是吉安郡守、以泰和李咸章應詔以聞咸章處州太守之子、今少保大學士陳先生之壻也、承家庭之訓有年矣、讀書績文、履道植行、孝友稱于家、義讓稱于鄕、鄕人化之、勃勃起時名、斯擧也人皆以爲宜

旣天官覈實其行進試內廷敷陳條答數千百言足以裨益時政遂袁然擢高第試事春官去年冬奉使嶺南便道故鄉茲竣事還京與予邂逅江浦郎之溫然叩之鏗然大非流輩所能及信乎有司之舉明天官之試公而家庭之訓有驗也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夫體諸身者謂之德見于事者謂之才朝廷以此舉士士以此進豈直美其名以為仕進之階固將望有其實以為致理之具焉然古者才德為一而後世為二兼之者恆鮮士既以此進當以古大賢君

存參人材役用廷對甲乙之故事當考

于自劃進進不已使名實相符隨施而宜可也譬之馬焉駕鑾輿屈車清道而行因稱調良之驥至于用之戰陳施之較獵非絕塵駿足不足取勝而獲多是知二者固不可不兼然驥之可稱則以德不以力也往哉咸章駿駿顯融矣古大賢君子未必皆出于科目亦未有不可企及者在士之立志何如耳況少保先生之道德功業文章學望 聖天子之所倚畀百辟之所承式海內元元之所仰戴卓然冠世之大賢君子也凡縉紳士夫聞下風望餘光者莫不感發興

起而出其門者、皆黽勉盡瘁、求以償其知遇而無玷、又況其家之子孫、當何如耶、免旃咸章、上論古人若李沆之風範端凝、若李諮之苦學奉親、皆以德而顯者也、又若李漢之文章、無玷于昌黎、此皆咸章之先世也、勉之庶乎其可也、

疏

斷滕峽疏

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輩僅已剪除。餘孽尚遺千數。頃雖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撫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讙譁。竊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鞫。在禁五載。竟無証佐。臣愚以爲鳥獸之族。豈識彝倫。曖昧之言。訐自中冓。即使文傳武獄。亦且稱屈有詞。況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徼。　陛下

若宥其肯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為諸徭之長撫安流宄墾辟畜會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永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橫行故制盜于初發一謀上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萬人而不足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辯土音不諳地里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今部下土人李升陞善政胡扶清任真二陞明貴零扶寨等皆久叅行伍亦効勤勞至于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

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況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為宜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援往來邏遏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功流官因俗防守至于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獞人與猺異黨洪武初獞首覃福

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為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部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繁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役臣遣千戶李慶招之諸猺莫不提刃而起為官軍應援臣以為南蠻之俗憚見流官兼懷舊穴竄者遠驅省界所以脫籍逃亡若此照遷江屯所就于本土開設千戶衙門因俗統治以李慶為之酋帥以福孫仲瑛為之吏目築城分哨以控東隅而黃丹白馬蒙江十二機有警皆其責任如此則防禦稍周峽賊必歛矣於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五十六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唐允諧尹季
陶方燦星若 參閱

姚文敏公集

疏 姚夔

陵廟事第一疏 慈懿合葬祔廟

我朝列聖自憲廟以前俱係中宮所生故以前

仰惟 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

無二太后未有故事是舉也部臣持之于外閣臣

宮及 皇上嗣居宸極尊爲 慈懿皇太后盍 先

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彭公關係于內事竟如祖言驗亦深歎閣部之忠後世觸隨前朝遺事又復嘉嘆議矣今位號彰著於海宇已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　梓宮祔於　裕陵奉　神主祔於　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　先帝與　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　聖命欲別卜葬地臣實切疑懼竊謂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以　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當與　先帝同尊於　陵廟似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然有　二太后方自今始則　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考之前代一帝

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
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得罪於宗社尚且仍
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改易此文帝所以號爲孝
文高出漢諸帝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
宸妃爲太后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
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
爲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　皇上於　慈懿皇太
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
若　陵廟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揜前

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所深願也、但臣識見愚昧、未敢以爲至當、伏望皇上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所言、下於禮部公同會議、求其至當、務合天理、允愜人心、具題奉旨欽遵、會議得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先帝二十餘年、誠孝一心、夷險一德、孚於中外、實無間言、是以

先帝眷禮始終有加無替皇上嗣統既致隆於
所尊而有 慈懿之徽稱復推崇於所親而上 皇
太后之尊號兩宮之名號既同二母之體位相等
陛下孝養無間彼此天下之人曉然皆知 皇上
克體 先帝初心以為至仁大孝莫過於此今欲為
大行慈懿皇太后別擇葬地人情驚駭臣昨者已
嘗備達愚誠未蒙 允荅今該前因臣等竊以為
山陵宗廟 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今 慈
懿皇太后以 先帝之后實 皇上所尊事者 皇

太后以 皇上之母實 先帝所眷厚者情無間然
事同一體人心天理實難差別臣等謹欽遵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即今葬祭與 皇太后千秋萬歲
後俱於 英宗睿皇帝 裕陵合葬 慈懿皇太后
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體祔 廟允合天下萬世至
公之論學士彭時等所言委的出自誠懇忠愛朝廷
伏乞概然允納則既足以副 皇上大孝之誠亦足
以昭 皇太后仁厚雍和之德而於 先皇帝在天
之靈慰悅歆享降福無窮矣

陵廟事第二號　　慈懿合葬祔廟

該本部會同議得　大行慈懿皇太后理宜合葬祔廟緣由會本具題奉　聖旨卿等所言固是正理但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行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違忤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另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意欽此欽遵臣等有以仰窺　聖志既竭忠誠以致送終之孝又加委曲以承　母后之命堯舜孝弟

之君，不是過也。臣等今復會同各官議得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 皇上有 祖宗之天下，謹守 祖宗
之成法而已矣。我國家 祖宗成法，盡善盡美，父子
夫婦，各有倫序，是以百年以來，海宇奠安，華夷一統，
國無異政，家無殊俗，良由此耳。今者合葬祔廟之禮，
祖宗之成法也，而 皇上重以 母后之命，而或
置疑其間，尚有未盡。臣等以為 祖宗成法，天下臣
民不敢違也。而 先皇帝與 母后繫屬 祖宗之
後，尤不敢違。 先皇帝與 母后不敢違也。而 皇

上爲　先皇帝與　母后之子。爲　祖宗列聖繼世承祧之子孫。尤不敢違。今日之禮。稍不合宜。非　先皇帝之心。是　母后之德未盡。　皇上之孝未至。寧獨安乎。

（進規母后是正本之言）

母后者。　先皇帝之所在。　先皇帝者。祖宗之所在。　母后與　皇上之所以盡心於　先皇帝者。即所以盡心於　祖宗也。　皇上之所以盡心於　祖宗者。是即所以致孝於　先皇帝也。即所以致孝於　母后也。使　母后於　祖宗有賢名。皇上之孝孰大焉。使　母后於　祖宗有他議　皇

上之孝未至孰甚焉如以爲 毋后深居禁闈偶未及此則曰起敬起孝曰父有爭子曰號泣隨之在
皇上處之而已如以爲 毋后有言堅持不從則曰尊無二上曰處親以六義在 皇上處之而已大抵
毋后之命固所當重而 祖宗之命尤當重 毋后之命固未可違而 祖宗成法尤不可違在 皇上念之處之而已

陵廟事第三疏 慈懿合葬祔廟

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奏稱 大行慈懿皇太后崩

逝所宜奉安 梓宮於 裕陵 神主於 太廟蒙
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欽此議得今 大行慈
懿皇太后梓宮宜葬于 先帝之左 皇太后千秋
萬歲後宜居 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
等因覆奏未賜 允納者臣竊以為人主治世所以
固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義而已禮義亡則人心
離人心離則國非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 山陵宗
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烏可
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自冊立為皇后正位六

宮。奉事　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爲　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　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遺詔於天下。　陛下爲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　孝恭章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　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　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稱。使居　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

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歿則致其哀

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毋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

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

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

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 梓宮

不於 裕陵合葬 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

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

在衆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 皇太后之

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 皇上欲

順承　毋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　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　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　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論易爲轉移耳　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

所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事雖不至于此亦所當慮須以義正之）
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
色。益加至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兩無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
夫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於 裕陵。並享於
太廟。無輕重之間。無小大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
益於彼也。設使 慈懿先入 裕陵。而 皇太后他
日失所尊。 慈懿先入 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
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小大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而益於　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今日葬於左。皇太后萬年之後葬於右。慈懿今日祔於廟。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當時內官以此爲言閣臣彭公亦以此論折之蓋恭讓與慈懿事實不同豈得強合附會在　宣宗時。已遜避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　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

緒即同其于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識乎揆情度理合墊則是不合墊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迫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

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遽失天
當時皇太后意尚未釋然憲廟亦無可爲策內
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昔漢高祖
閣諸公諸內臣以群臣當合詞慟哭以請請而不得
爲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弒義帝而失天下皆由
則去位空國內內臣以啓 皇太后知人心難奪乃得
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反覆
存 俞吉奎財供依禮行流中極陳人心一致非泛
開諭 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 皇上
論也
全大孝之名 母后全賢明之德 英皇歆享於上
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 宗
社有光 天地而蔣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爽情號　昤審嗣守

看得扶弱保小、王者至仁、興滅繼絕、朝廷大義、今哈密雖微、附我邊境、 祖宗以來、世封爵以爲西域藩捍、緣國無其主、衆叛親離、其王母一婦人、流離困苦、新復境土、國人控訴再三、情實哀切、無非欲仗 朝廷威靈、選擇一人、賜與名號、總理衛事、庶幾人民有所歸戴、土地不致丘墟、設使 朝廷置之不問、彼將投托別部、非惟爲邊境之憂、抑且失懷柔之禮、會同府部等衙門從長計議、得哈密雖蕞爾小夷、 朝廷設置衛分已久、今嗣守乏人、控訴哀切、義不可不爲

處置照得把塔木兒係已故忠順王脫歡帖木兒外甥嘗授都督同知職事於哈密為至親於人望為重宜其為彼衆所信服但王母奏保的確情詞難以遽授王爵今都督毋雜法兒等既合辭奏報合無俯順夷情將都督同知把塔木兒量陞一級重其名號請勅一道假以威權另鑄哈密衛銅印一顆俾其收佩（哈密王印為土魯番所掠未歸故議另鑄銅印銅印所以輕之也）行用上以輔佐王母下以晉束人民候過三年果為王母所信托為國人所親戴事妥民安得長人之體宜從王母并合國人民奏請定奪仍請勅一道曉諭

王毋努温荅失伴知　朝廷矜恤之意如此則遐夷
有賴而事體得宜矣

捷音事疏　朝鮮攻建夷

准兵部咨兵科抄出鎮守遼東總兵等官宣城伯衛
穎等奏准朝鮮國咨差陪臣吏曹叅判高台弼等送
到生擒建州等處賊屬男婦并首級及奪回男婦頭
畜到職除將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牛隻給軍屯種等
因具題節奉聖旨待朝鮮使臣至日來說欽此欽遵
又該朝鮮國王李瑈奏稱先奉勅諭該建州三衛董

山等本以番臣世受　朝恩近者陽為朝貢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宥之而愈肆不得已用兵致討惟爾朝鮮國王世守禮義忠信於我國家有加無替朕甚嘉焉若我兵加於彼逆虜王宜閉絕關隘使彼奔遁無所以就擒殄若王能遣偏師與我軍遥相應援伺便而邀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功愈茂忠愈彰矣朕豈無以報王哉勉樹勳名時不可失欽此臣欽遵令陪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中樞府同知事南怡等領一萬餘兵入攻去後議政府狀啓據康純

呈於成化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分道而進
本月二十九日攻建州東北㶁豬江李滿住等所居
諸寨，三十日攻兀彌府諸寨，所殺斬李滿住及其子
古納哈、㐌肥刺等二百八十六級，生擒滿住古納哈
妻等男婦共二十三名口，及其積聚二百一十七所
收其家產，并獲被虜遼東東寧衛男婦七名口回還
備呈。據啓得此，除將上項俘獲頭畜等件，另送遼東
都司交割外，具奏，行該鴻臚寺回報使臣高台弼等
到京開坐具題，奉　聖旨，朝鮮國王并差來使臣宜

從厚賞賜、還着禮部計議來看、欽此欽遵、移咨到部、計議得撫馭外夷、因其效勞而嘉賚之、亦激勸之道也、今朝鮮國王李琛、能奉勑出兵、以助我師、剿殺逆虜、俘獻而來、忠義可嘉、誠不可不厚加賞賜、合無國王賞綵段十二表裏、銀一百兩、差來吏曹參判高台弼、賞綵段四表裏、絹五疋、織金紵絲衣一套、書狀通事趙秤等四員、每人賞綵段三表裏、織金紵絲衣一套、從人李承義等八名、每人賞綵段一表裏素紵絲衣一套、俱與靴襪各一雙、及議得中樞府知事等官

康純等三員係本處領兵有功官員亦當賞賚合無每人賞綵段四表裏銀二十兩所據給賜國王并領兵綵段銀兩行移翰林院請勅選行人司官一員賚捧前去本國給賜奬諭以酬其勞

進貢疏　西番進貢事宜

禮部為進貢事照得陝西番人番僧內外雜處不一如中國番僧在西岷等處寺院住坐外夷番僧在烏思藏等處居住番人有附近西洮河岷等處寄居辦內初熟番今亦有離散不納茶馬者西生番亦有漸納茶馬號為熟番者有遠離疊縣等處不入版圖自

行力耕火種號爲生番者今皆無問遠近效勞進貢
或熟番者不可拘定原額當隨宜制之
乃尊敬　朝廷向慕中國即古四夷咸賓之意但數
內有本處寺院番僧土僧詐作烏思藏等處者有認
納茶馬熟番詐稱外處生番者甚至有逃軍逃囚及
當地人戶托名混同赴京者及有所在無知軍民或
將瘦損馬匹投送僧人進貢分取賞賜者似此奸弊
多端難以條分縷悉若不申嚴禁約使朝貢之有時
賞賚之有節起送之有定數則內外真偽實難分別
非但虛費府庫之財抑且騷擾驛遞人衆深爲未便

所有禁約事例除行陝西等處鎮廵等官公同計議停當覆奏外合用出給番漢榜文仰陝西布政司翻刋轉發通行張掛遵守施行等因具題奉旨欽此今將申明禁約事例開列如左

一西寧河縣䂓昌洮岷等處瞿曇崇發等寺住坐番僧一依天順七年欽奉詔書事例每寺許四五人年終赴大節一次赴京朝貢不得違越

一外夷疊州等處生番許令二年一次進貢認納茶馬熟番許令三年或四年一次不拘時月每大轉止

將爲首四五人、小族一二人、起送赴京、其餘跟隨番僧番人、勞以十日口粮、在邊倉支給、俱省令回族回寺、務須察其虛冒、不許復蹈前弊及夾帶別族之人、混開輳數、

一各番到來、其守備等官務要安揷停當、不許生事羅織、週有進貢方物、會同整飭邊務副使、看驗封記并將發名數、通行呈報陝西鎮巡等官知會、如有不聽邊方守備官員約束、仍齎過多、并裝載私己貨物變賣者、候各夷到京兆驛、查審得實、諭以禁例、一體

減退發回止依前數起送其私物貨給還本人不許
官軍裝載若有逃軍逃囚及當地土人并所在軍民
人等投托進貢者就便拏問監候奏請區處
一所貢馬匹解運陝西布政司查照三邊缺馬官軍
給與騎操不許似前容留在衛致無稽考其守備等
官仍前將選驗等第明白造冊轉送該部查照關給
賞賜上中等馬給與綵段下馬給與鈔貫盔甲佛像
之類聽送赴京
一省令回族回寺番僧番人數內備有方物該賞綵

段鈔絹之數者，就令爲首番僧番人，帶回到衛，著令守備并副使等官，拘取原主給領，若是守備等官及用事人等，徇情縱容，番僧番人，似前作弊，及將帶綵段鈔絹之類，使川致損夷人者，並聽巡按及按察司官訪察劾舉拏問。

一爲思藏等處邊夷進貢從洮州來者，俱照見行事例，依洮州地方例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